

雷抒雁 诗文集

第七卷

* 散文4集 * 帝国的黄昏

* 散文5集 * 人话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雷抒雁 诗文集

第七卷

※ 散文4集 ※ 帝国的黄昏

※ 散文5集 ※ 人话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抒雁诗文集:全8册/雷抒雁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ISBN 978-7-02-009484-4

I. ①雷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③《诗经》—诗歌研究④诗歌评论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②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4005号

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00千字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69.75 插页17
版 次 2013年7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84-4
定 价 200.00元(共八卷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散文4集

帝国的黄昏

目 录

帝国的黄昏	(5)
从雅典到德日菲	(66)
湖畔的诗 湖畔的梦	(77)
升起来吧,太阳	(95)
新鲜的花朵	(100)
在西塞罗的家乡	(106)
东瀛秋事	(110)
风流导游尼古拉	(115)
自然的芳香	(123)
追踪古希腊人的想象力	(129)
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赛场	(134)
大师的污点	(137)

帝国的黄昏

——访苏日记

(1991年10月7日——10月20日)

前 言

一九九一年十月,苏联以她固有的美丽秋色,迎接了我们几位中国作家。

森林、沃野、长河、古堡、教堂、高楼……俄罗斯油画一般凝重的景色依旧。

但是,在这凝重的色调里,却渗透着一种苍凉和凄冷。使你想随口吟出的歌,不是美丽欢快的《莫斯科郊外的夜晚》而是那首古老的《三驾马车》。一位疲倦无着的马车夫在茫茫的雪原上赶着他的马车,不知要去哪里,那匹老马又面临着被主人卖掉的命运。

“黄昏更兼秋雨”,在符拉基米尔我确实实体验了一回泥泞道路的艰难。

商品的极度短缺;人们的愤愤不平兼忧心忡忡;政令不通与各自为政……

一个强盛的帝国,在它黄昏的日子里,竟会与一个弥留病榻之前的老人,呈现的衰弱与神智混乱如此相似。

我有幸在这一刻闯进了苏联,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人。

一九九一年十月七日到二十日,我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,目睹和经历了这一段历史,并真真实实地记下了我的见闻。

这年十月,对苏联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。

两个月之前,即八月十九日,震动世界的所谓“八月政变”刚刚发生。就在我们经过苏联的议会大厦时,导游还在不断指给我们看当时叶利钦站着的坦克,停在什么地方;还看见美国的电影摄制组在及时地拍摄复演八月事件的影片。表面的平静,大约是深度伤痛引起的喘息!八月二十四日,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总统位置,辞去了总书记的位子,共产党也已被勒令停止了活动。七十年惨淡经营构筑的布尔什维克大厦,事实上已经坍塌。

没有轰响,没有灰尘四飞,也没有血水横流。我说那是无声坍塌,如一部默片中的雪崩。

此后,就是在我们结束访问之后的两个月,亦即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,十一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,一个主宰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,一个唯一可以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帝国,宣布解体。

从“819”事件到十二月解体,只经历了短短四个月。我们的访问,正在这段时间的中间。

一个大国的衰亡与一个人的危亡相似的地方,是都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息。我的日记,正是切实地记录下这些气息。这份日记,不能算是病例档案,充其量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观察记录。

我详尽地记下了文化界人物亦即普通人,包括翻译、导游、出租车司机各色人等对苏联当时社会现状的议论。我相信,其中有痛心的哀悼,也有雀跃的庆幸。

在把这部日记公诸于世之前,我有许多迟疑。三本日记被

我拿起又放下，放下又拿起，整整八个年头过去了，才使我下决心将它发表出来。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变化，使我希望冷却一下自己的观察，让历史再做一些验证。

一九三六年，当罗曼·罗兰和纪德访苏之后，他们的见闻也做了时间的沉淀。前者甚至是在三十多年之后才予以出版。当然，说这些，我无意要将自己的日记与大师的见闻相提并论，我只想，在态度上我也是认真和慎重的。

我曾经想过，我可以在日记的基础上，将它扩展成一部见闻著作。但我最终还是保持了日记的原貌。因为，改成一部著作，似乎太正规了一些，而且你得更有条理和逻辑地去剖析一个大国衰亡的历史，这既非我的能力所及，也非我的意愿。

日记，当然有急促、记事，甚至记账的弊端，缺乏细致从容的描写和冷静深刻的分析，但是，它保持了原态，鲜活、真实，未事雕琢。

这部日记，都是抄自我的“访苏日记”本子上的，只是个别地方作了些修正和删节。

我还较详细地记录了我参观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帕斯捷尔纳克、舍甫琴科这些文学大师们的博物馆。从他们，使我对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的崇敬更为深切。当然，俄罗斯文化历史上的精英，远不止这些，但是，由于条件的限制，我仅看到了这些，即使这一点点，也使我对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充满了信心。

我在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的留言簿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这些伟大的文学大师才是俄罗斯真正的灵魂。这种崇高的灵魂可以超越苦难和挫折，永远地照耀在俄罗斯土地上！”

使我永远忘不了的，是在苏兹达里一座修道院里所见到的那种撼人心魄的钟声。那是一种伟大的声音的呼唤、是一种凝

聚力量的号召,也是对灵魂净化和升华的洗礼!

朴实的敲钟人尤里,是普通的俄罗斯人,但他的身上洋溢着俄罗斯民族真正的活力。

我相信,八年时间过去了,我的许多记录也许在今天看来不尽准确,但这也不要紧。八年时间,世界急剧变化,我们自己也在变化。但是,无论怎么变,对于事实这棵大树来说,移动的只是影子。

这也许正是我要将这部日记公诸于世的原因。

1999年3月14日

10月7日

下午三点五十分,我们这个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准时起飞,赴苏联访问。

我是团长,团员有孙少山(黑龙江作协)、玉赛因(女,新疆作协)、刘宪平(翻译,中国作协)。

八个小时的行程,到莫斯科已是夜里十一点四十五了。取行李,入关,出机场时差不多是八日凌晨一点半;苏联时间,是下午八点。

住在俄罗斯大饭店。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红场,克里姆林宫。饭店很大,像一座古堡,办完手续,几经周折,才找到店门。

从窗子看出去,街上行人稀少。依稀的灯光下,可以看到有排队的人群,刘说,那是等待吃饭的人。

作协接待的人是一位中年女性,叫伊莲娜,人很热情,给每个人发了三百七十五卢布,是生活费。

漫长的黄昏之后,是冷冷的夜。

莫斯科时间十点入睡。夜里醒来,一看表,才十二点,睡不

着,打开那台十四英寸电视机,想看看电视,没多少意思,介绍宗教活动的很多。关了,又睡。

10月8日

五点就醒了,睡在床上,胡乱地看了一阵带来的书。不到七点,孙、刘便敲门进来,说是时间差的原因,睡不着,一起来聊聊天。

八点吃早餐,喊了玉赛因,一同到餐厅去吃饭。

两片黑面包,一片白面包,一个圆面包,两根热泥肠,一共花一点七五卢布。

那边桌上有一大碗黄澄澄的芥末酱,说是热肠蘸芥末是俄罗斯的做法。试了试,果然不错,再来两根泥肠,用去一点五卢布。

只有酸奶、开水;无茶,无鲜奶,亦无咖啡。

看看食品,尚不算贵。

鱼子酱也有,一小盘十一点五卢布。倒是不菲。

刘说:比过去贵多了。

刘是苏联通,多次到过苏联,对这里的情况十分熟悉。

饭后,去国家大商场走走。很近,走路三五分钟便到。

好大的商场,四层,分三个通道上下,估摸着有好多万平方米。不过,有三分之一的店门不开。开门的店铺,商品也是数量少、式样旧、品种单调,而且很贵。看得人打不起精神。

一条牛仔裤五百卢布。

寄卖店有很多中国产的羽绒衣,每件都要三四千卢布。

货架上商品匮乏到这种程度,真让人难以想象,看着这样阔绰豪华的商场,大家感慨良多,说弄些东西来这里开店,一定可以发财。

自己身上带的钱不算多,但都感到无用。

除了商场,在一家写着中国字的商品大楼门前,我们想进去看看,警察过来拦住我们,说是有请柬的人才可以进去。还有一家卖印度商品的店,也是如此。

刘说,这是给那些有特权的人举办的。

在路上,刘说,杜尚别城里刮了一股毁列宁像的风,广场上有一座列宁的塑像,将被拆除时,一位侨居国外的苏联人花了十万美元将列宁像买下了,成了私人财产,被保护了下来。

一个观念在慢慢产生,公家的,可以毁;私人的,要保护。

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,你会感到商品的匮乏,并没有影响到苏联人生活的肌体。人们穿着干净、大方,情绪也很平静,不知在期待着一种什么,还是在忍耐着一种什么。

这里曾经是一个可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!

玉赛因总在用新疆的普通话念叨:北京好,还是我们中国好!

多亏我们把洗头、洗衣的各种用品都带齐了,否则,买洗头膏、肥皂都是困难。

一个资源如此丰富,潜力如此巨大的国家,变成这样,让人不解,也不安。

我们在红场漫步,多少次从电影、图片上看熟了的教堂圆顶建筑和克里姆林宫的牌楼,现在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克里姆林宫依然辉煌、高大。红场是方石砌成的广场,空阔而庄严。站在这里,你会不由得产生一种对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崇敬!

红墙里边,增添了新的秘密。一座大楼上,飘扬着白、蓝、红三色的俄罗斯旗;列宁墓后的圆顶建筑上飘着苏联的国旗。

谁能猜到这意味着什么呢?

上午没有安排活动,我和孙决定去参观列宁墓。

传说列宁墓要搬迁,我们的参观,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。也许苏联人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想法,扶老携幼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

我们随着参观的人群,向列宁墓走去。墓门上黑色的大理石镶着红色的“列宁”的名字。执勤的士兵,依然严肃地站在那里,执行着神圣的使命。

我们依次走进墓道。

我看见前边有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。小孩戴着一顶毛线织的黑帽,执勤的军人走过来,要他摘掉帽子。到这里来的人不许携带相机,我们的相机就存在存物处,而且,必须脱帽。我想这是为了对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表示缅怀和崇敬。

水晶棺里躺着列宁,黑色的服装和铺盖构成凝重的背景。从棺盖两侧落下的灯光,正好打在列宁的头上和手上,如同追光,使这两个部位显得分外突出。

列宁的神情十分宁静,使人想到大约是累了,他在那里闭目养神,左手自然地伸展开来,右手半握放在腹前。

将近七十年了,列宁,你在深思着什么?

在安静肃穆的墓间,前后大约花了两分钟,精神的震撼都是无法说出的。

依然是排了队,在红墙下、列宁墓后,再去瞻仰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墓碑及半身塑像。斯大林、日丹诺夫、斯维尔德洛夫等等,都聚集在列宁的身后。每个墓碑前都摆着鲜花,斯大林像前的花束最多。

午餐依然是面包、肠,多了两片西红柿。刘说,一汤一菜要三十元,不算便宜。

下午三点到作协外委会商量访问日程。

主席是位文质彬彬的人,更像位外交官。

听说我们上午去了列宁墓,他很惊喜,便说,机会不多了。现在有人在报上写文章,说列宁可能是德国的间谍,拿了德国不少钱;也有人说,人生于何处,就应葬于何处。列宁生于辛比尔斯克,就应葬回家乡。一句话,列宁的遗体得搬走。不过,老百姓很反感这些说法,认为这是非法的,组织了相应的组织在保护列宁墓。

外委会主席说,现在苏联情况特别乱,原定你们要去走的地方,大都去不了。格鲁吉亚在打仗,拉脱维亚闹独立,许多地方都不听作协的招呼了,命令已行不通,卢布也不管用,要收美金。看样子只能去基辅和莫斯科的一些外围地方了。

我只能表示理解,但提出去列宁格勒看看。外委会主席没有把握地说:“试试吧!”我看得出他的无奈。

五分钟就安排好了行程,其余时间干什么?聊天。

我说:我们来了,很想多了解些苏联的情况。我到过许多国家,但没有一次像这一次,还没有来,就有好多朋友希望我回去介绍苏联情况,说明中国人关注苏联的变化,超过对任何一个国家。

外委会主席说:谢谢!又问我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情况评论多不多。

我说:不多!中国人有个习惯,邻居家发生了不幸,大家宁可看看事态的发展,却不愿说三道四,相信他们会处理好。

他说:苏联现在很困难,平均每个人,包括刚出生的孩子到病床上的老人,都摊到了一百三十多美元的外债,今冬的日子更困难。

我说:从报纸上看到了。我说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,但我想苏联有那么多政治和经济精英,应该集中力量让人民度过这

个冬天才是。

他说：关于市场经济，经济学家又不愿称之为资本主义，大家为此争论不休，也有的说，先干起来再说。历史学家们要首先澄清历史，有的说十月革命是一场灾难，也有的说，俄罗斯帝国衰落了。

我说：历史学家应该站在经济学家背后，让经济学家给大家吃饱了，再来说三道四才好！

我讲了中国古老的寓言，猎人们在争论如何吃雁的时候，雁已飞远了。

外委会主席笑着说：很对！很对！

我们又谈到关于解散共产党，关于“八月事件”，还谈到关于美国声言帮助苏联的事。

外委会主席说：美国不会希望苏联富强成为他的对手。但他们是富人，愿意给穷人一点钱，再向穷人挣更多的钱。比如，美国帮助了苏联一些人，但不是每个苏联人。

大家谈得很直率，也很坦诚。但是，显然，有很多事情似乎也说不清楚，或者不愿深谈。比如“八月事件”，就是一个划线的标准，对那场政变的态度，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

十月的苏联天空，很高，很蓝。树叶黄黄的，开始一片片飘落，地上已开始有一些落叶了。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浆果，血红血红地晶莹在枝条上。

椴树的枝条已显得十分萧疏。

美丽的秋天，像以往一样，在一阵碧绿、蓬勃的繁荣之后，又要迎接冬天的肃杀，冰雪和严寒已在远处布阵，泥泞的日子就要到了！

走过这些金顶闪烁着富裕和神圣的巨大建筑的下边，我们感到前人的伟大，感到他们追求的执着。他们把这种追求凝固

成一种黄金的象征,穿透时间,成为信仰,留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,即便是前不久,那些黑色大理石庄严的沉默所流露出的骄傲,也让我们心房颤抖!

如今却像是委琐的饥饿者,饥饿的目光充满了为饥饿而争执时留下的激动。

站在莫斯科河边,看着黄昏就在远处,在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土地上玩火,明亮得使整个世界都感到刺眼。

10月9日

上午,几乎是无法办事的,说好九点到的出租车,十一点还不见影子。我们一遍遍地到饭店门前的大街上去等待。既怕走远了,一旦车子来了找不见我们;又怕总站在那里聊天,让外国人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;再说,要是聊天何必到这里来,北京有的是聊天的地方;莫斯科有多少值得浏览的地方在等着我们啊!

我想给苏联的朋友讲,疲沓的作风误了我们多少事啊,但我想他们也许比我理解更深。

我问过陪同我们的伊莲娜女士,为什么出租车会是这样呢。她说:没有办法呀,我们给他们说了多少好话!

我说:那就应该抗议,断然地另换一些出租车来。

她说:不行呀,那正合了他们的心意,他们会说,请便吧!那样就不会有出租车了,因为只有这一家出租车公司呀!

后来,我明白了,原来作协租的车是公价,出租车司机赚不到钱,如果他们的车到街上随便拉活,就可以自由讨价,赚不少钱。

你只能入乡随俗了。

下午,我们先到了莫斯科大学前的观景台。这也就是声名